



春秋时期行用后世调整的记词用字现象初探

吴国升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阳 550001;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 郑州 450001)

摘要:据出土文字材料,并参照后世文献,清理出春秋时期行用,后世换用字种或异构字形且线索比较明确的字例68个,其中换用分化字的8个,换用假借字的22个,换用异构字的38个。通过考察可见,汉字系统及其行用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调整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春秋时期;用字;记词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7)06-0099-10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in Chunqiu Period but Changed in Later Ages

WU Guo-sheng

(School of Language Art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unearthed materials, there are 68 characters which were used in Chunqiu Period but changed in later ages, 8 of them were replaced by differentiated characters, 22 were replaced by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and 38 were replaced by heterogeneous characters. In conclusion, the system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ir usage has been adjusted during the history.

Key words: Chunqiu Period; usa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99

从历时发展的角度看,汉语中一些词的记录,先后不同历史时期用字情况存在着调整变化。笔者对春秋文字资料进行过专门整理,系统汇集了春秋文字资料,编制了春秋文字字编。本文拟以春秋文字材料为基础,考察春秋时期的一些记词用字,在后世被别的字或别种异构所替换的现象。

为便于表述,首先明确文中的几个概念。本文所谓字词关系中的“字”,指的是字种。“词”,指的是音同且概念相同相关的综合整体,文中用{ }表示。异构字,指为语言中同一词所造的、记录功能完全相同而构形方式不同或构成部件不同的一组字形。异构字属于同一字种。

据初步清理,春秋时期行用,后世换用字种或异构字形且脉络比较明确的字例有68个。下文分三种情况讨论。

一、后世换用分化字

某词春秋时期用甲字形记录,后世换用从甲加旁的分化的乙字记录,甲乙两字并行存世,用各所专。

1. {丕}; 不一丕

金文习语“丕显”之{丕},《说文》训“大也。”西周金文皆借用“不”字形记录,即{不}、{丕}同

收稿日期:2017-0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字发展通史”(11&ZD126)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吴国升(1968—)男,湖南涟源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汉字发展史。

吴国升:春秋时期行用后世调整的记词用字现象初探

字。春秋时期开始,“不”字或作下加赘笔作𠄎、𠄎形,但{不}、{丕}仍然同字。如温县盟书记录“丕显”一字,既用“不”,也用下加赘笔的“𠄎”字形,两者都常见;记录否定词{不},亦两种字形都有。后𠄎、𠄎形从“不”字分化,隶定作“丕”,{不}、{丕}用字分开,《说文》两字分别收录。《书·大禹谟》:“嘉乃丕绩。”孔传:“丕,大也。”但文献中{丕}仍见有用“不”记录者,如《诗·周颂·清庙》:“不显不承”。《孟子·滕文公下》作“丕显丕承。”

2. {持}:寺—持

寺,西周及春秋早期金文从又从之作,如春秋上曾太子鼎(集成02750)作。林义光指出,本义为持,之亦声^[1],即“寺”为“持”之初文。上曾太子鼎:“父母嘉寺(持)”。春秋晚期部件“又”或易为“寸”,如秦墨简漆书作,曰:“窳之寺(持)簧”;石鼓文:“梓梓角弓,弓兹以寺(持)”。《说文》训“寺”为“廷也。”即官府、朝廷,实乃假借义,后又引申有寺庙义。据目前所见材料,“持”字首见于《说文》,曰:“持,握也。”“持”乃“寺”字加增“扌”旁而来,专以记录动词{持}。《战国策·赵策四》:“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

3. {饗}:卿—饗

卿,甲骨文作,像二人相对饗食之状。罗振玉认为,古公卿之“卿”,乡党之“乡”,饗食之“饗”,皆为一字^[2]。如,西周七年赵曹鼎(集成02783):“用乍(作)寶鼎,用卿(饗)棚(朋)友”。春秋时期承袭这种用法,如曾伯陔壶(集成09712.1):“用卿(饗)賓客”。据目前所见材料,“饗”最早见于《说文》,训为“乡人饮酒也。”《诗·豳风·七月》:“朋酒斯饗,曰杀羔羊。”

4. {懸}:縣—懸

縣,始见于西周金文縣改簋(集成04269),作,会悬人首于木之形,乃“懸”之初文。西周金文此处用作人名。春秋郟鐘(集成00230)曰:“大鐘既縣(懸)。”叔夷鐘(00273.2)曰:“其縣(懸)三百。”皆本用。《说文》:“縣,繫也。从系,持鼎。”徐铉:“此本是悬挂之悬,借为州县之县。今俗加心别作懸。”“懸”字不见于《说文》,据笔者所见材料,最早见于魏《上尊号碑》:“民命之懸于魏邦。”盖“縣”借用记录行政区划“郡县”之{县}后,分化出“懸”字。

5. {作}:乍、伎、复—作

乍,甲骨文作,早期金文作形,以耒起土会意^[3],本义为耕作,引申有劳作、制作之义。“乍”即“作”之初文。西周春秋时期{作}绝大多数用“乍”记录。也偶见用“伎”记录,如西周仲饒父盃(集成04399):“仲饒父伎(作)鑄旅盃。”春秋欒書缶(集成10008):“擇其吉金,以伎(作)鑄缶。”春秋又见用“复”字,如蔡公子加戈(商图16903):“蔡公子加自复(作)用戈。”“伎”“复”乃“乍”异构,系赘加“支”和“又”之类表动作行为的偏旁繁化,凸显{作}之劳作、动作义。从人之“作”,亦“乍”之繁化,始见于秦文字资料,如云梦秦简·语书:“圣王作为法度”。“乍”、“作”分化为两字,后“乍”假借记录虚词{乍},“作”专用记录{作}。

6. {仲}:中—仲

伯仲之{仲},西周春秋文字材料皆见用“中”字记录。罗振玉指出,古伯仲但作白中,然与中正之中,非一字^{[2]192}。后人加人以示别。“仲”始见于战国文字。《说文》:“仲,中也。从人从中,中亦声。”《仪礼·士冠礼》:“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当。”

7. {伯}:白—伯

侯伯、伯仲之{伯},古文字材料中皆见用“白”字记录,如春秋洹子孟姜壶(集成09729):“大

(太)子乘遽来句宗白(伯)。”“伯”字始见于《说文》,曰:“伯,长也。从人,白声。”汉代有“郭翁伯”等玺印。《周礼·春官·大宗伯》:“九命作伯。”

8. {乞}:气—乞

“乞求”之{乞},春秋时期假借“气”字记录,如洹子孟姜壶(09729):“用气(乞)嘉命。”“气”字始见于殷商文字,本义指云气。《说文》:“气,云气也。象形。”《说文》未见有“乞”字。后世“气”分化出“乞”,专用以记录{乞}。《广韵·迄韵》:“乞,求也。”又《广韵·未韵》:“气,与人物也。今作乞。”

二、后世换用假借字

某词春秋时期有假借或专用字记录,后世典籍中假借别的字种记录。

1. {蔡}:希、郟—蔡

国族氏名{蔡},西周蔡姑簋(集成 04198)作,隶定作“希”,构意不明,用以记录国族氏名{蔡},无疑属假借。春秋时期有蔡国青铜器 100 来件,蔡侯鼎(新收 1905)作,也有个别于“希”上累增“邑”旁造专字“郟”记录,如蔡侯産戈(集成 11143)作,战国楚文字常见用“郟”记录。“蔡”字首见于战国文字,里耶秦简(8-876):“□草蔡长一尺。”《说文》:“蔡,艸也。”后世“希”、“郟”皆废,假借“蔡”记录国族氏名{蔡}。

2. {越}:戊、郟—越

在目前所见出土春秋时期越王兵器中,国族名{越}多用“戊”字,也有少数如越王勾践剑(集成 11621)等用“郟”字。“戊”字殷商文字即有,像斧钺形。记录国族名{越},属假借。“郟”即是“戊”累增“邑”旁而来,为国族名{越}之专字。目前所见战国文字中已有“越”字,清华简(一·尹至 1):“句我逯越”。《说文》:“越,度也。”商承祚指出,郟,地名。逾越之越从走,为后起之字。汉人以之代替国名“越”行而“郟”废^[4]。

3. {许}:郟—许

国族名{许},春秋时期或假借“無”字记录,如無伯彪戈(集成 02140),或用“𠄎”,如𠄎公之戈(新收 531);或用“𠄎”,如𠄎公盃戈(近二 1145);或用专字“郟”,如郟子收簠(集成 04616);或用专字“𠄎”,如蔡大师鼎(集成 02738)。《史记·郑世家》:“悼公元年,郟公恶郑于楚。”《集解》引徐广曰:“郟音许”。《说文》:“郟,炎帝太岳之胤,甫侯所封,在颍川。从邑無声,读若许。”商承祚先生指出,“郟”“许”各有其创义,汉武帝之后,以“许”代“郟”,“郟”字遂废而不用;在《史记》中,原书作“郟”者皆以“许”易之,上举用法仅一见,殆漏而未改,遂流传至今^[4]。

4. {梁}:郟—梁

国族名、地名{梁},春秋时期已见有专字“郟”记录,如梁戈(集成 10823)作“郟”。战国时期廿七年大梁司寇鼎(集成 02609)有“郟廿又七年”和“大郟司寇”之称,张光裕指出,“郟”即梁国的本字^[5]。《说文》:“梁,水桥也。”后世“郟”废,文献假借“梁”字记录。

5. {养}:郟—养

国族氏名{养},西周用“羹”记录,如传世西周铜器羹史尊,张亚初、刘雨认为“羹史”属“诸侯史官”,养于西周早期则已立国^[6]。出土春秋时期养国铜器有郟伯受簠(集成 04599)、郟子白鐸(新收 393)等,“郟”则为国族氏名{养}专字。后世“郟”废,文献假借“养”字记录。“养”字最早见于秦简。《左传·昭公三十年》:“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

吴国升:春秋时期行用后世调整的记词用字现象初探

6. {莒}: 鄆—莒

国族名、地名{莒},春秋时期假借“鄆”记录,如仲子平鐘(集成00172)有“鄆(莒)叔”之称;或从“鄆”累增“邑”旁造专字“鄆”记录,如庚壺(集成09733):“入鄆(莒)從河。”《说文》:“莒,齐谓芋为莒。”后世“鄆”废,文献假借“莒”字记录。《左传·昭公三年》:“齐侯田于莒。”

7. {燕}: 匱、郾—燕

周初召伯所封{燕}之国名,西周春秋铜器铭文皆假借“匱”字记录,如1974年于燕故地北京房山縣琉璃河鎮出土有西周复尊(集成05978),曰:“匱侯赏复同衣、臣妾、贝。”传世器春秋晚期燕公匱(集成10229):“匱(燕)公作为姜乘盤匱”。春秋文字材料中虽未见用作国族名的“郾”字,但春秋末期侯马盟书已有人名作“郾”,据此推测,“匱”增从邑分化“郾”字发生于春秋时期应该问题不大。郭沫若指出:“凡北燕之‘燕’,金文作‘匱’若‘郾’,无作‘燕’者。”^{[7]226} 战国时期国族名{燕}普遍用“郾”字,如中山王器多处出现有“郾(燕)君子噲”及“郾(燕)”国之名。《说文》:“郾,颍川县。”所指非古燕国,为今河南一地。西汉时期国族名{燕}已假借“燕”字记录,如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自齐献书于燕王曰:燕齐之恶也久矣……”

8. {夏(水)}: 馭—夏

今湖北境内有“夏水”,春秋曾侯与钟:“临有江馭”,用“馭”字记录。“馭”当为“夏水”名专字。战国鄂君启舟节:“逾夏,入涓,逾江,就彭澤,”假借“夏”字记录。后世典籍沿用“夏”字记录,如《楚辞九章哀郢》:“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

102

9. {纪}: 曷—纪

古国族氏名{纪},西周春秋假借“曷”字记录。传世有曷公壶铭文,郭沫若据之指出“曷”为姜姓纪国之称,同一纪国作“曷”“己”^{[7]200}。目前所见出土春秋曷器铭文10来件。《说文》:“曷,长踞也。”后世文献换用“纪”字记录。

10. {鲍}: 鞞—鲍

族氏名{鲍},春秋用“鞞”字记录,如齊侯罇(集成00271)有“齐辟鞞叔”之称。杨树达指出,“鞞”乃“鞞”之异构^[8]。《说文》:“鞞,柔革工也。从革,包声。读若朴。《周礼》曰‘柔皮之工鞞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鞞,正字;鲍,假借。”《说文》:“鲍,鱧鱼也。”即族氏名{鲍},后世假借“鲍”字记录。

11. {妊}: 妊—任

古姓{妊},西周春秋用“妊”字记录,如儿庆鬲(通鉴02868):“作秦妊羞鬲。”王国维曰:“凡女性之字,金文皆从女作。而先秦以后所写经传,往往省去女旁。……任姓,金文作妊,今《诗》与《左传》、《国语》、《世本》皆作任。”^[9]《说文》释“妊”为“孕也。”任,小徐本《说文》释为“保也。”董莲池认为此“保”当读为“抱”^[10]。后世典籍“妊”字用以记录妊娠义,古姓{妊}借用“任”字记录。

12. {敦}: 鞞、盥—敦

用以盛黍稷的半圆形铜器{敦},春秋或假借“鞞”字记录,如归父敦(集成04640):“为其膳鞞(敦)”;或造专字“盥”记录,如荆公孙敦(集成04642):“铸其膳盥(敦)”。后世文献假借“敦”字记录,如《礼记·明堂位》:“有虞氏之两敦。”郑玄注:“敦,黍稷器。”敦,本义为挾伐。《说文》:“敦,怒也。”

13. {盠}: 匠、盠—胡

古代器名{盬},西周春秋时期多用“匡”字记录,如陈公子中庆盬(04597):“自作匡盬。”个别用“盬”字,如春秋彭子射盬(通鉴 05884):“自作盬盬。”也有用𩚑、𩚒、𩚓、𩚔、𩚕等异构记录。《说文》:“盬,器也。”后世典籍假借“胡”记录,如《左传·哀公十一年》:“仲尼曰:‘胡盬之事,则尝学之矣。’”

14. {卮}: 卮—卮

古酒器名{卮},春秋史孔卮(集成 10352)用“卮”、邵方豆(集成 04660)用“卮”、伯遊父卮(通鉴 19239)用“卮”、哀成叔卮(集成 04650)用“卮”等系列异构字记录。后世典籍换用“卮”字记录。《说文》:“卮,圆器也。”是一种圆形酒器。“卮”构意不明,记录酒器名,当属假借。《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

15. {莊}: 莊—莊

古代溢名{庄},春秋假借“莊”字记录。莊,从甾,声,口为贅加饰旁。后世假借“莊”字记录。如宋庄公,春秋趨亥鼎(集成 02588)用“莊”字,《史记·宋世家》用“莊”字。云梦秦简(编年五)有“莊王”之称。莊,构意不明。《说文》:“莊,上讳。”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后汉孝明帝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莊,艸大也。”《玉篇·艸部》:“莊,草盛貌。”

16. {悠}: 悠—悠

形容声音“悠长”之{悠},春秋金文用“悠”字记录,如徐王子旃钟(集成 00182):“其音悠悠。”后世文献假借“悠”字记录。《说文》:“悠,忧也。”

17. {叔}: 叔—叔

伯叔之{叔},西周春秋时期皆假借“弔”字记录,如庚壶(集成 09733):“武弔(叔)曰庚。”“叔”字西周已出现,用义不明。战国晚期诅楚文:“拘圉其叔父。”其中“叔”记录伯叔之{叔}。《说文》:“叔,拾也……汝南名收芋为叔。”后世典籍假借“叔”字记录伯叔之{叔}。

18. {淑}: 淑—淑

“善美”义之{淑},春秋金文用“淑”字记录,如沈兒罍(集成 00203):“淑(淑)于威仪。”淑,从心,弔声,当“淑善”义本字。“淑”,始见于《说文》,训为“清湛也。”此当为该字本义。又《尔雅·释诂上》:“善也。”当为假借义。汉张迁碑:“唯淑是亲。”

19. {穌}: 穌—和

音律和谐之{穌},本字为“穌”,从龠禾声,春秋时期为主流用法,如秦子罍(通鉴 15770):“宝穌钟”;秦公罍(集成 00269):“鑿穌胤士”;戎生钟(新收 1617):“既穌胤胤”。《说文·龠部》:“穌,调也。”段玉裁注:“经传多假和为穌。”如宋王安石《夔》:“至于夔,(舜)则独无所让,而又称其乐之和美者,何也?”

20. {原}: 原—原

原野之{原},春秋用“原”字记录,如石鼓文(盩车):“原(原)隰阴阳”。《说文》:“原,高平之野,人所登。”“原”为原野义本字。后世经传多以“原”通假记录。《说文》小篆有“原”“原”两个异构字形,曰:“水泉本也。”即“原”乃“源”字初文。《周礼·夏官·甸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隰隰之名。”贾公彦疏:“高平曰原,平湿曰隰。”《周礼》原文用“原”字,疏换用“原”字。

21. {淳}: 淳—淳

族名、地名{淳于},春秋金文用“淳(于)”字记录,如出土兵器淳于公戈

吴国升:春秋时期行用后世调整的记词用字现象初探

即作“𣎵(于)”。《说文》:“𣎵,孰也。”构意不明,也无相应用例。后世典籍假借“淳(于)”字记录。《说文》:“淳,淥也。”

22. {江}: 邳—江

国族氏名{江},春秋时期或假借“江”记录,如江小仲母生鼎(集成02391);晚期累增“邑”旁造专字“邳”记录,如邳叔鬲(集成00677)。后世“邳”废,文献假借“江”字记录。《春秋·僖公二年》:“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

三、后世换用异构字

春秋时期一字用某形,后世出现且行用其异构字形,两字形属于历时异构关系。依据字形异构关系的不同,下文分5种类型讨论、

(一)加旁异构字

1. 𠄎—荆

荆楚之{荆},西周逯盨(新收757)、春秋子犯钟(新收1022)用“𠄎”字。“𠄎”当为“荆”初文^{[10]43}。“荆”字始见于战国玺印,单字,用法不明。岳麓书院藏秦简三(33):“荆邦人皆居。”《说文》:“荆,楚,木也。”后世典籍国名“荆楚”沿用“荆”字记录。

2. 𩰇—甗

𩰇,甲骨文作 (合集4825反)形,上甗下鬲,即炊器甗形。甲骨文又见作 (合集26954),上增虍声。春秋王孫壽甗(集成00946)作“𩰇”。“甗”字首见于战国文字,里耶秦简(8-2246):“长利士五甗”。《说文》既收“𩰇”字,又收“甗”字。“甗”乃“𩰇”累增瓦旁的异体字。后“甗”行而“𩰇”废。

3. 簠—簠

器名{簠},西周春秋金文用“簠”记录,如春秋宋公鋪(文物2014.1);另有异构字“𩰇”,如鲁大司徒厚氏元昊(集成04691)。“簠”始见于《说文》,乃“簠”增繁皿旁而成。《说文》:“簠,黍稷鬯器也。”后世文献沿用“簠”字。

4. 𠄎—终

𠄎,为“终”之初文,见于甲骨文。春秋曾子伯霄盨(集成10156)作。战国郭店简(语丛·一四九)作,为“𠄎”累增糸旁。云梦秦简(效律三〇)作。《说文》:“终,絳丝也。从糸,冬声。𠄎,古文终。”后世“终”行而“𠄎”废。

(二)义符替换异构字

1. 蓐—萋

蓐,从艸,萋声。石鼓文(霪雨):“蓐蓐□□”。萋,从艸,萋声,由部件“艸”被部件“艸”替换而来。《说文》:“萋,艸盛。”“萋”行而“蓐”废。

2. 蓐—蓐

蓐,从艸,蓐声,蓐伯簠(通鉴04713)“蓐伯”即“蓐伯”。蓐,从艸,蓐声,由部件“艸”被部件“艸”替换而来。《说文》:“蓐,辛菜,蒿蓐也。”“蓐”行而“蓐”废。

3. 蓐—草

蓐,从艸,早声,见于春秋战国间石鼓文(作原),辞例不完整。草,从艸,早声,由部件“艸”被部件“艸”替换而来。战国秦青川木牍:“鲜草”。《说文》收“草”字。“草”行而“蓐”废。

4. 𦵑—𦵑

𦵑,从中,弗声,见于侯马盟书(1:9)。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有“𦵑”字。《说文》:“𦵑,道多艸不可行。从艸,弗声。”“𦵑”即“中”之重叠,表意功能相同。后世典籍沿用“𦵑”字形。

5. 𦵑—𦵑

𦵑,从中,卯声,春秋宋公差戈(集成 11281)有此字。𦵑,《说文》:“𦵑,葵也。从艸,卯声。”“𦵑”即“中”之重叠,表意功能相同。后世典籍沿用“𦵑”字形。

6. 𦵑、𦵑—𦵑

春秋齐国国君“𦵑公”,庚壶(集成 09733)作“𦵑公”。𦵑,从示雷声。秦景公石磬(通鉴 19792)有“𦵑神”“𦵑磬”之称。𦵑,从龍从玉,雷声。𦵑、𦵑,皆“𦵑”之异构。𦵑,《说文》收录为“𦵑”小篆重文。上述诸字形后世典籍皆合并用“𦵑”记录。

7. 𦵑—𦵑

牝牡之“牡”字,最早见于甲骨文。《说文》:“牡,畜父也。”甲骨文中又有𦵑及从羊、从鹿、从豕等多种异构。笔者所见春秋文字材料中,尚未见“牡”字,春秋子犯钟、庚壶铭文皆用“𦵑”字。后世文献沿用“牡”字。

8. 𦵑—𦵑

春秋侯马盟书习语“明亟视之”,温县盟书相应作“𦵑亟视之”,“𦵑”为审谛之“𦵑”异构。“𦵑”始见于《说文》,训为“审也。”后世典籍沿用“𦵑”字。

9. 𦵑—歌

记录“歌唱”之{歌},春秋金文用“𦵑”字,如余曷遽儿钟(集成 00184):“饮𦵑(歌)舞”;战国郭店简亦用“𦵑”字。战国云梦秦简(日乙 132)用“歌”字。《说文》:“歌,咏也。”“𦵑”“歌”当为历时异构字。后世典籍沿用“歌”记录{歌}。𦵑,《说文》训为“大言而怒也。”可能是假借用法,后世典籍将“𦵑”、“呵”记录“呵斥”之{呵}。

10. 𦵑—𦵑

善好义之{𦵑},春秋金文用“𦵑”字记录,如吴伯子寗父盂(集成 04445):“庆其以𦵑(𦵑)”。战国沿袭这种用法。“𦵑”字出现于战国,多用于记录{藏}。《说文》:“𦵑,善也。”后世典籍以“𦵑”字记录善好义之{𦵑}。

11. 𦵑—煮

烹煮义之{煮},春秋庚兒鼎(集成 02715)用“𦵑”字记录。煮,见于战国包山楚简(147):“煮盐于海”。《说文》列“煮”为“𦵑”字小篆或体。后世典籍沿用“煮”字。

12. 𦵑—簋

古代盛食器名{簋},西周春秋时期皆用“𦵑”字记录。簋,首见于《说文》,从竹从自从皿会意。后世典籍沿用“簋”字。

13. 也、盥、匱—匱

古水器{匱},两周多用“也”字记录,或造专字,如郑大内史叔上匱(集成 10281)作𦵑,隶定为“盥”;又如陈伯元匱(集成 10267)作𦵑,隶定作“匱”。匱,始见于《说文》小篆,训为“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奉匱沃盥。”孔颖达疏:“匱者,盛水器也。”后世典籍行用“匱”字。

吴国升:春秋时期行用后世调整的记词用字现象初探

14. 鋗—劍

兵器|劍|,西周金文多用“鋗”字,从金,金声。春秋战国文字与之相承。劍,从刀,金声,始见于战国云梦秦简。《说文》以“劍”为正篆,以“劍”为籀文。后世典籍沿用“劍”字。

15. 鍤—肆

陈肆之|肆|,春秋金文用“鍤”字记录,如涇子孟姜壶(集成 09730):“鼓钟—鍤。”鍤,从金,隶声。肆,始见于《说文》小篆,从长,隶声,后“隶”旁与“聿”旁混同。后世典籍沿用“肆”字。《左传·襄公十一年》:“歌钟二肆,及其罍磬。”杜预注:“肆,列也。县钟十六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16. 𠄎、𠄎、𠄎—擇

选择之|擇|,西周春秋金文主要用“𠄎”字记录,也见用“𠄎”、“𠄎”两种字形记录。战国除沿袭上述字形外,又出现“擇”字形,如云梦秦简(秦律六八):“擇行钱布”。《说文》小篆承用“擇”字,并为后世典籍沿用。“𠄎”“𠄎”“𠄎”并为替换义符号的异构字。《说文》收“𠄎”字,训为“引给也。”另收“𠄎”字,训为“解也”,此两字形与西周春秋之“𠄎”、“𠄎”当为同形字。

17. 𠄎—敦

挾伐之|敦|,春秋曾侯与钟作“敦”。《说文》:“敦,怒也,诋也。”当为引申义。古文字“戈”“支”作偏旁常见互换,“𠄎”“敦”为异体字。后世典籍行用“敦”字。

18. 𠄎、𠄎—尊

尊,甲骨文中作“𠄎”,从酉(或酉),从升,姚孝遂认为像奉酒器荐进之形。行用于殷商到战国时期。又常见并行使用“𠄎”字,“𠄎”乃“𠄎”加旁异构。尊,从酋从寸,始见于战国商鞅方升(集成 10372)。《说文》以“𠄎”为正篆,“尊”为重文。后世典籍沿用“尊”字。

(三) 声符替换异构字

1. 礼—禮

“礼”字初文为“豊”,见于殷商、西周和战国,春秋文字材料中尚未见。春秋九里墩鼓座(集成 00429)有“礼”字,从示乙声,用例为“余以答同姓九礼。”《说文》以“礼”为“禮”字古文。战国诅楚文出现“禮”字,从示豊声。后世典籍沿用“禮”字。现代简化字重新启用“礼”字。

2. 鍤—鐸

撞击乐器名|铎|,春秋邾子白铎(新收 393)作“鍤”,从金兑声。《说文》“兑,大白,泽也。从大从白。古文以为泽字。”“泽”字从“罍”声。战国中山王鼎、云梦秦简作“鐸”。《说文》:“鐸,大铃也。从金、罍声。”后世典籍沿用“鐸”字。

3. 鍤—鎮

镇静之|鎮|,春秋文字以“鍤”字记录,如秦公簋(集成 04315):“鍤(鎮)静不廷”。鍤,从金,兑声。鎮,从金,真声,始见于《说文》。鍤、鎮异构,后世典籍沿用“鎮”字。

4. 譖—諧

諧詒之|諧|,春秋金文以“譖”记录,如蔡侯申盤(集成 10171):“康譖(諧)穆好。”譖,从言庸声。諧,从言皆声,始见于《说文》,训为“詒也。”后世典籍沿用“諧”字。

5. 誥—誥

誥,西周春秋金文如王孙诰钟作“誥”,从言,升声。战国郭店简(缁衣五)有“誥”字。“誥”字首见于战国包山简(133)。《说文》:“誥,告也。”后世典籍行用“誥”字。

(四) 构形方式不同异构字

1. 𦉳—闻

甲骨文作 (合集 6077), 西周利簋(集成 04131)作, 春秋金文承续殷商、西周写法而有所变化, 如王孙诰钟(新收 429)作, 隶定为“𦉳”。战国时期另造形声字, 或从耳昏声, 《说文》古文与之相承; “闻”首见于里耶秦简, 从耳门声, 为《说文》小篆及后世典籍沿用。

2. 𦉳—耕

春秋金文, 如口侯簋(集成 04562)作, 作执耒耕田之形, 用作人名。战国郭店简作 (穷达二), 谓: “舜(耕)于鬲山。”《说文》: “耕, 犁也。”后世典籍沿用“耕”字。

3. 𦉳—慎

𦉳, 见于春秋战国, 如鼂公华钟(集成 00245): “𦉳(慎)为之铭。”《说文》“慎”字古文与之相承。慎, 从心真声, 见于秦泰山刻石: “慎遵职事”。《说文》小篆承袭此形, 为后世典籍所沿用。

4. 𦉳—爵

甲骨文作 (合集 2863), 春秋徐醕尹征城(集成 00425)作, 隶定作“𦉳”。云梦秦简(杂抄 38)作, 汉隶作“爵”。后世典籍沿用“爵”字形。

5. 𦉳—飲

“𦉳”字初文始见于殷商文字, 为人俯首吐舌捧尊就饮之形。西周春秋时期演变为从西从欠今声之“𦉳”, 如沅儿罇(00203): “用盘𦉳(饮)酒。”此形一直流传使用至秦汉, 如《说文》收“𦉳”。汉隶书, 如武威汉简(有司四一)作“飲”。“𦉳”废而“飲”行。

(五) 讹变异构字

1. 𦉳—享

“享祭”“享献”之|享|之用字, 甲骨文作 (合集 3134), 像宗庙之形; 西周令簋(集成 04300)作; 春秋番君召簋(集成 04582)作, 为战国文字所承袭。古文字隶定为“𦉳”。战国时期秦文字, 如云梦秦简(日甲六六背)讹作, 隶定为“享”。《说文》小篆收“𦉳”字形, 其下收篆文“𦉳”, 与秦文字“𦉳”形近。“享”为后世典籍所沿用。

2. 𦉳—也

也, 春秋栾书缶(集成 10008)作, 从口, 下作乙形, 隶定为“也”。战国郭店简(語三 20)作。汉代讹变为“也”, 如银雀山汉简《孙臧兵法》即作“也”字形。传世典籍沿用“也”字形。

3. 𦉳—折

甲骨文作以斤断木形。西周金文所从断木讹为上下两中形, 如兮甲盘(集成 10174)作, 春秋洹子孟姜壶(集成 09730)作形, 于两中形中间加两短横, 隶定作“折”。所从上下两中形, 小篆讹成手形, 作, 隶变作“折”, 为典籍所沿用。

4. 𦉳—地

墜, 见于春秋侯马盟书(3:16)作, 从阜从土, 彖声。战国文字, 如郭店简(忠信 4)作, 从阜从土, 彖声; 或如包山简(219)作, 从阜从土, 它声。清华简(二·系年 16)作, 隶定为“坵”。古文字“它”“也”讹混。《说文》小篆从土从也作, 隶定为“地”。后世典籍沿用“地”字。

5. 𦉳—侯

吴国升:春秋时期行用后世调整的记词用字现象初探

疾,最早见于商代,像矢射向射侯之形。春秋记录诸侯之{侯},如子犯钟(新收 1010)用“疾”字,战国秦诅楚文作“侯”字。《说文》:“侯,春饗所射侯也。……疾,古文侯。”东汉曹全碑有“侯”字,曰:“侯相”。后世侯王、诸侯字用“侯”字记录。

6. 夙-夙

“夙”字见于殷商文字,从月从夙,为“夙夜”之{夙}本字。春秋时期沿用此构形写法,如秦公钟(集成 00262):“余夙(夙)夕虔敬朕祀。”甯乎簋(集成 04157):“用听夙(夙)夜。”云梦秦简(秦律一八四):“夙暮”,字从月从凡形,为隶变之本。《说文》:“夙,早敬也。”徐铉注:“今俗书作夙,讹。”

结语

以上考察了春秋时期用字和后世用字不同的 68 个字例,其中换用分化字的 8 个,换用假借字的 22 个,换用异构字的 38 个。从中我们得到以下几点认识:第一,随着语言的发展,由词语的引申发展派生出新词,汉字系统往往分化出新字以满足记录职能明确的需要。第二,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概念或事物在人们生产生活领域中变得不重要,往往放弃原有的专用字,合并到其他普通词语用字中,其中以部分国族名、姓氏名和器物名用字比较多见。这种用字的合并,节制了汉字系统用字的数量。第三,出土文字资料与后世文献用字的不同,以字形历时异构为常见。通过考察可见,汉字系统及其行用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调整发展的过程。

文中所引资料出处简称与对应全称:

合集:《甲骨文合集》

集成:《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

新收:《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

通鉴:《商周金文资料通鉴》(光盘)

近二:《近出金文集录二编》

参考文献:

- [1] 林义光.《文源》卷十[M]//转引自《古文字诂林·三》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580.
- [2]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75-176.
- [3] 曾宪通.《“作”字探源——兼谈末字的流变》《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2:408-421.
- [4] 商承祚.《长沙仰天湖二五号楚墓竹简遣策考释》《战国楚竹简汇编》[M].济南:齐鲁书社,2007:45-75
- [5] 张光裕.《刀布北文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国文字》第36册[M]//转引自《古文字诂林》(三)(五)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960.
- [6]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216.
- [7]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 [8]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M].北京:中华书局,1997:81.
- [9] 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591.
- [10] 李学勤.字源[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711.
- [11]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6:2693.

责任编辑 周莹洁 英文审校 孟俊一